

元明史料叢編 第三輯

元

二十卷（清·宣統三年層漪堂刊本）

書

(八)

清·曾濂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元書卷九十六

邵陽曾廉譏

權倖列傳第七十二

太史公傳佞幸曰非獨女以色媚也仕宦亦有之而宋書則易曰恩倖多列寒人矣其後南北史有紀僧真劉係宗施文慶沈客卿王叡王仲興趙修茹皓和士開及魏齊諸宦者之屬亦至糾紛矣哉此非徒仕途之捷足抑亦太官之竊脂也蓋孟子曰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味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五官百體無不具斯五常之性無不同故有物有則惟聖人而後可以踐形有嗜欲而不任嗜欲之謂也故目非無色耳非無聲口非無味

鼻非無臭四肢非不安佚而仁義禮智天道由之下此者則縱嗜
欲而耳目口鼻手足皆爲之累矣故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天下有二大惑而貨與色惟均記曰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謂色與貨也聖人知性而不恃命故因
飲食而制爲食饗之禮紓兄之臂而奪之食必不爲也因男女而
制爲婚姻之禮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必不爲也恒人恃命而不
知性則葛伯殺童子而奪其餉黍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何其
昏昏至於此哉嗜欲之閑不可禁矣故曰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蓋
非獨上智與下愚之異也固有雄猜之主文察之君自以爲智周
萬物威加百夷往往張目而受其惑何則非貨色之能惑人心
之惑也是故嗜欲可通也而不可徇也通嗜欲則周之公劉太王
是也徇嗜欲則三代以下之人君多矣因嗜欲而愛幸生矣始於

愛幸必終於弄權片言之假借可以沸四海之波一息之昧眎可以制萬物之命又况其不惜傾天下而付之者乎卒至壅蔽聰明忠諫路絕禍鍾氓庶人戶流亡鹿挺無所盜賊滋興遂乃顛國家之刑賞恣私人之恩讐而國祚移矣豈不哀哉元家先時以色幸者無聞其後乃有鐵木迭兒蹈王敵之醜哈麻雪雪襲趙修之佞而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脫虎脫三寶奴蓋文慶客卿之亞而寵遇崇高過之古未有處賈豎如此者也至於忙哥撒兒燕鐵木兒伯顏未嘗不精果膽決而以恩舊冒不韙以邀援翼之功其希恩攬權一也皆徇嗜欲之過也極其至則妻帝女而不饜其色之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亦不饜其貨之欲也是故以世祖之威明而蔽以武仁之仁厚而蔽况已無君父亦悅人之無君父則是導人以無君父也亦焉得必自己爲君父哉又况乎亡國狂主

罔罔盤樂佚傲以天下爲戲者乎故搠思監才謫益下蓋等於自
鄙而與宦官相表裏以惑其國跡其行事蓋大臣之所不爲而奸
臣之所不屑出也故皆以權倖名之而從南北史以宦者附焉燕
鐵木兒以與逆別入亂臣傳云

忙哥撒兒察哈札刺兒氏曾祖赤老溫愷赤孔溫窟哇之弟也祖
搠阿與木華黎爲從兄弟父阿海舉家並事太祖甚著戰功忙哥
撒兒早事拖雷太子太宗時常從攻鳳翔憲宗以親藩出征西域
忙哥撒兒復從之嘗以身先諸將憲宗與相親信使治藩邸事忙
哥撒兒贛猛好折人短雖至親皆嚴憚之憲宗以爲藩府札魯花
赤定宗旣崩欽淑皇后以太宗遺命擁失烈門太后臨朝初太宗
與察合台太子議各以長子主兵太宗以定宗赤太子以拔都
察合台太子以也速蒙哥拖雷太子以憲宗同出西征定宗與也

速蒙哥嘗毀辱拔都拔都遣使白諸太宗太宗怒定宗不敬其兄
命拔都懲之由是定宗與拔都不洽定宗之立拔都以速不台之
言始來會及欽淑皇后稱制尤非拔都意也忙哥撒兒及兀良合
台皆憲宗私黨欲立之遂與憲宗弟旭烈兀末哥阿里不哥定計
徵諸王大將大會拔都遂定議立憲宗其時欽淑皇后遣使巴刺
亦在坐以太宗命爲辭忙哥撒兒亦舉太宗之言以塞之巴刺不
能對語在憲宗紀憲宗旣立以爲忙哥撒兒潛邸舊臣又多擁護
之力遂拜爲也可札魯花赤當是時也可札魯花赤官甚尊猶漢
之大將軍也忙哥撒兒旣拜命出帳殿外欹橐坐熊席其僚坐左
右四十人因問曰主上以我爲此官請公爲我言何以稱職皆默
然有夏人和斡居下坐進曰夫札魯花赤之道猶宰之割羊也解
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卽起入帳眾頗咎和斡

失言忙哥撒兒實善和斡之言而告於帝帝召和斡才之和斡由是知名然忙哥撒兒自是遂逞威福也速蒙哥不平憲宗之奪失烈門位也始遷延不與會已而復結朝臣野里知吉帶等爲應因稱來朝而剗車轍藏兵其中以入忙哥撒兒覺其變卽發兵迎擊悉禽之帝卽命忙哥撒兒治其獄忙哥撒兒遂盡誅野里知吉帶也孫脫暢吉爪難合答曲憐阿里出剛疙疸阿散忽都魯等皆意在太宗子孫者也獄竟也速蒙哥以懿親與失烈門俱安置脫火赤於是帝益嘉忙哥撒兒能奉法委任益專忙哥撒兒輒用峻刑以威翼議每奏帝無不報可者帝或卧不起忙哥撒兒入奏事至帳前叩箭房帝問何言即可其奏以所御大帳行扇賜之其見親寵當時無與爲比而怨讐載道矣忙哥撒兒旣顯國遂極意酒色三年病酒而薨忙哥撒兒爲人有膽勇無所不敢而性慘覈帝以

翊戴功待以殊禮多肆殘虐任意誅戮諸王駙馬俱多憤恨而異
憲宗不敢明言而陰詛祝焉其後海都蔑里遂雄據朔方皆由此
也然憲宗甚痛惜之又以彌縫已失乃詔諭其子略曰汝高祖赤
老溫愷赤及汝曾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烈惟朕皇祖
實褒嘉之汝父忙哥撒兒自其幼時從我皇考經營四方迨事皇
母及朕兄弟皆罔有過咎暨朕討定斡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
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野戰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
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欲得之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
輯我國家罔不咸乂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
無有私比故朕皇妃及朕兄弟無不嘉賴朝之老臣宿衛耆舊無
不嚴畏錄其勤勞命長札魯花赤治朕皇考受民布昭大公以辨
獄慎民爰作股肱耳目眾無譁言朕聽以安自時厥後察合台阿

哈之子孫太宗之裔定宗曲出之子及其民人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傑者以告於朕汝父肅將大旅以遏亂略野里知吉帶等謀自用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使辨治之汝父體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於法又使治也速字里獄亦克比於法惟爾脫歡脫兒赤自朕用汝父用法不阿兄弟親姻咸麗於憲今眾罔不怨曰爾亦有死耶若有慊志人則雖死朕將寵之如生今朕訓汝爾克明時朕言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立身正直制行貞潔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能用朕言則不墜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閒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仇汝伺汝聞汝怨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則殆哉又而母而婦有讒欺巧佞構亂之言慎勿聽之則盡善哉也速孛里卽也速蒙哥也忙哥撒兒之爲時所怨至不見信於妻子如此惟憲宗以其附已任之至順四年追

封爲充國公孫伯荅沙別有傳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習權謀書好以言撼人徧干諸侯皆畏其巧詭莫敢近乃往見行省李璮璮與語大喜卽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璮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詢歲上戰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潛藩嘗攻鄂宋制置使賈似道作環城木柵一夕而成世祖亟激賞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璮幕僚世祖卽心識之及卽位召入見大親幸中書省立首擢平章政事元家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帝命劉秉忠及許衡創定內外官制以中書總政務建元爲中統立十路宣撫司文統果銳能行之始造交鈔以絲爲本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其歲世祖親擊阿里不哥於北方凡民閒差發宣課鹽鐵

委文統文統作爲條格以爲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額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頃之復造中統元寶鈔自十文至二貫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竝聽收受事具食貨志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事禡禡與文統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考議得失責以成效卽以文統條格詔各路通行竝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文統爲人才思縱橫而中忌刻覲郝經有重望當入相會使宋乃陰嗾李璮用兵宋境以敗其成又張文謙爲左丞同居政府文謙素志安國利民文統一意聚斂欲以逢君故講論建明多相可否文統輒思有以陷之文謙遂以本官出行大名宣撫司事而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也以文統非才皆不善其所爲而默之爭尤力嘗上書斥文統爲蘇張之流又嘗在世祖前面詆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文統大患之因乘閒諷世祖拜樞爲

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禮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文統爲相未盈二歲天下大權悉在其手忠賢多爲所傾識者憂之三年李璮反文統嘗遣其子堯與璮通謀世祖親問之曰舉世皆知汝教李璮反久矣汝策云何也文統因言苟全螻蟻之命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耶會人持文統與璮三書自洺水至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有期甲子語世祖窮詰之對曰璮久欲反畏臣居中耳臣以北方未靖故未卽爲陛下言比及甲子猶可數年臣以是遲其反期也帝以其辭多枝不自伏罪命出就縛趣召姚樞王鶚等議之皆曰當死遂竝奏皆伏誅帝恐文統爲宰相被極刑時或未喻詔諭天下焉

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中統三年王文統誅遂以言財

利得幸其冬立中書左右部以阿合馬領之兼諸路都轉運使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阿合馬始以鹽鐵小利動上而鑄農器易粟世多譏笑之世祖以爲能至元元年罷左右部併入中書阿合馬遂超拜平章政事三年特立制國用司阿合馬以平章政事領之然是時安童爲右丞相史天澤耶律鑄皆班在上阿合馬欲有所專輒不能徑行其私徐諷帝立尙書省七年遂罷制國用司以阿合馬平章尙書政事由是遂橫肆安童見其逞欲無厭含容久之乃啟於帝曰臣近言尙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格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尙書省獨不之從何也帝曰阿合馬敢如此耶初立尙書省時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尙書省尙書咨中書聞奏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亦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帝問之阿合馬對曰臣所用人臣宜自擇

帝亦從之阿合馬旣蒙帝寵任大結黨援又恃其巧佞足折人遂
視安童以下蔑如也九年遂復奏併尙書省入中書改平章中書
政事而大權獨操矣忽辛者其子也阿合馬以爲大都路總管兼
大興府尹安童乃言大都總管以下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又言
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民困
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當與廷辨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
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亦不責
阿合馬也阿合馬遂深恨安童會北平王那木罕出鎮北邊乃言
安童可爲良佐遂出之伯顏伐宋已渡江奏捷世祖命阿合馬與
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於江南及藥
材事樞公履皆言交會不可易文謙言宜令伯顏酌之漢歸誠言
以中統鈔易之何難之有阿合馬言行之無疑帝曰朕嘗問陳巖

嚴言宋交鈔當速易也宜如汝言阿合馬又言北鹽藥材樞公履
言可聽民販鬻臣恐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發
鹽十二萬斤官自貿易帝以爲善又言比因軍興後減免編民征
稅又罷轉運官令諸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因請立
都轉運司以亦必烈金札馬魯丁張嵩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
里火者完顏迪姜毅阿刺瓦丁等爲使量增課程元額鼓
鑄鐵器官爲局賣禁私造銅器初憲臺之立阿合馬以不便其私
計請罷之以廉希憲之言而止後又請罷按察司以玉昔帖木兒
之言而止至是以世祖之言宜廣儲積遂奏言自今御史臺非白
省毋擅召倉庫吏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於是
臺察比於省屬矣其後又奏立江西榷茶運司能杖責州縣又立
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人陳巖范文虎等

皆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阿合馬強辭詆之帝反爲之遣臺官同
往體察焉阿合馬唯善窺帝意炫致富之術以結主知既出首輔
安童威震天下於是貴賤奔赴其門公私剝削民不聊生百官有
一言不合輒以計殺之或流竄左遷被害者不可勝計崔斌秦長
卿論阿合馬最切死亦最冤於是天下結舌而世祖與昂吉兒論
相曰夫宰相者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也惟回回人阿合馬才
堪任也其見信重如此故諸姦利事皆不得上聞雖聞輒解當是
時耆舊如許衡廉希憲衡言其姦不聽希憲至以大姦爲憂而薨
十九年世祖如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
憤怨密鑄大銅鎌自誓擊阿合馬首與高和尚結黨八十餘人以
三月戊寅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並矯令樞密副使張易發兵
夜會東宮遂以夜二鼓召省官至東宮前僞太子立馬責阿合馬